

真

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德 兰 著

求真三部曲之三



真

德 兰 著

求真三部曲之三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真》，是德兰同志继她的长篇小说《求》之后的一部新作，合称《求真三部曲》。

主要人物廖晓凌是《求》中的主人公廖凌之的女儿。七十年代后期，随着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春风，她得到了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小说对她在英国学习期间以及回国工作以后的经历，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写，从而反映了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作品塑造了以廖晓凌为中心的一批中、外青年的生动形象，并描述了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的探求。

真

Zhen

求真三部曲之三

德 兰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安平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125印张 215,000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300

ISBN 7-5302-0033-X/1·34

定 价： 3.40 元

献 给

追求真理、探索人生道路的

新一代人

目 录

第一章 萌 芽	
——江西、北京·····	1
第二章 育 苗	
——北京、多伦多·····	36
第三章 见 识	
——伦敦·····	64
第四章 比 照	
——伦敦·····	106
第五章 思 虑	
——伦敦、索塞克斯、牛津·····	143
第六章 初 航	
——北京·····	191
第七章 寻 径	
——北京·····	229
第八章 应 考	
——北京、巴黎、伦敦、牛津·····	272
尾 声·····	313
后 记·····	316

第一章 萌 芽

——江西、北京

以下是成年后的廖晓凌受到她母亲廖凌之的自传的启发而撰写的处女作，题为《我的幼年》。

一、红 被 面

我，廖晓凌，一九五四年出生于北京，从能记事时起，就听说我是满月后不久，由我的母亲从北京送到江西万家村来的。

照管我的这位婆婆，二十多年前，曾在南昌城里的一个女子学堂当工友兼保姆，也带过我的妈妈，一直带到妈妈十多岁出国去找我的外公外婆。现在和婆婆一起过日子的是过继来的儿子，我叫他“大伯”，还有“伯娘”和两个小哥哥，我们这一家子三代同堂。

我常听大伯说：我的母亲十岁左右的时候，为了躲日本鬼子轰炸，来万家村住过一个时期。当时她留了个小平头，就和我现在一样，全村人都认为她是男孩子，叫她“城里崽子”。大伯小时候给地主放牛，他和万家村的其他几个放牛崽子最爱听“城里崽子”讲英雄豪杰劫富济贫的故事。

大伯告诉我说：“有一天，你妈对我们说：咱们也该为穷

人做点好事。我们几个放牛崽子和你妈就去偷地主家树上的梨，打算偷来分给全村的孩子们吃，哪知道一下子就让人发现了。他们几个孩子都逃了，害得我挨了地主一顿打！”

大伯现在是一位大队长。他说到这里便哈哈大笑，笑完立刻很严肃地对他那两个七八岁的儿子说：“你们两人听着，我们小时候是想偷地主家的梨分给穷孩子们吃，我们是……‘闹革命’，懂吗？可是，如今解放了，大队部的那棵梨树是公家的啦！——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懂吗？——你们小崽子要是偷了那棵树上的梨自己吃，就不是‘闹革命’了，那就是‘反革命’，懂吗？”

不知道两个哥哥是懂了还是没有懂，反正他们都连忙说：“懂！”我虽然只有五岁，但是有一点连我都懂：“反革命”是天下最可怕的一个词。

我的生日正好是农历八月十五；年年还不到中秋节，妈妈就要给我寄一个大包裹来，作为生日礼物，每次都是几块花布和一些糖果。可是今年她什么也没有邮来。在我生日前一天婆婆收到了一封挂号信，信纸里夹了好些全国粮票。我大失所望，可是婆婆见了粮票却喜笑颜开，她说：

“小灵子，你妈这是雪里送炭啊！”

“婆婆！‘血里送炭’是什么？”

“不懂不要瞎问——你这孩子和你妈小时候一模一样！”

其实是婆婆自己故意使我和我妈小时候一模一样的：她让我留小平头，穿对襟小褂，正是因为妈妈小时候就是这种打扮。伯娘说婆婆偏心，疼我胜于疼自己的孙子，婆婆回答说：“小灵子身边没有妈，我不疼她，谁来疼她？”

我一直和婆婆睡一个被窝，我们盖的这条被子，被面是

红彤彤的，像野地里的山茶花，像天边上的晚霞，像阳光里飘展的旗帜——也像我婆婆的心。

婆婆给我取名“小灵子”，是因为我母亲的小名叫“灵子”，那也是婆婆给她取的。婆婆说，妈妈小时候也和她睡一个被窝，她们盖的那条旧被子，是婆婆从乡下带到南昌去的，被里被面都是蓝白印花土布做的，哪里比得上这块机织被面！

当时村里人娶媳妇，一般都要准备一条红布被面。可是，婆婆原来是个童养媳，没有做新被子也就拜堂了，后来她一直打心眼里羡慕人家有这样的被面。

刚解放不久，有一天，婆婆忽然收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一块一丈二尺长的崭新红布，显然是块做被面的料。她又高兴，又纳闷——怎么会从天上掉下这么漂亮的一块红布来了？她手捧着这块红艳艳的布，用心听大伯给她一字一句地朗读随布寄来的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

您的灵子终于回国了！可是我先得去北京工作半年，才能来看您。这块布请您收下吧！我小时候听您说喜欢红布被面，就想：将来我一旦能挣钱，就一定要给您买一块这种被面。您对我的恩情是无法报答的，我只不过是想表达我的这颗寸草心……

大伯念到这里，抬头再看看婆婆捧在胸前的礼物——他发觉在那红彤彤的新布上，出现了几点老人的泪迹。

二、提 问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懂的事，大人总是不让我问。我听见人们一天到晚说什么“大跃进”，“三面红旗”，便问：“大跃进是什么东西？”“三面红旗插在哪里？”大人不但不告诉我，反而要讥笑我一通。

我只好问小哥哥，他手指扛着锄头和铁锹往一个方向跑去的人群说：“这还不懂？大家扛了锄头就是去大跃进的。”

“懂了！大家扛了锄头就是去打妖精的。”

“瞧！他们还打着一面大旗呢！”

“怎么只有一面？不是说有三面红旗吗？”

我们村里去年好不容易办了一个“学校”，全校只有一位老师，学生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大孩子和小孩子，学过的和没有学过的，都用小学一年级课本。我的两个哥哥也上学了。婆婆从前在南昌的学校当过工友，她对大伯这个当大队长的说：

“你们玩的这个把戏，哪像个学校？这叫什么呀！”

“娘！您不懂，这叫‘大跃进的产物’。”

“我不管什么‘产物’不‘产物’的，你们这样一锅煮，看你们能煮出个什么名堂来！”

大伯笑了，说婆婆是个“秋后算帐派”，婆婆反驳说：“秋后当然要算帐，不算帐还得了？”

婆婆从来不把这个学习班叫作“学校”，而称它作“产物”。“产物”开办的时候，我才四岁。这一年多来，晚上大伯帮两个哥哥做家庭作业，我总是坐在婆婆怀里听。我到了五岁，虽然不识字，但是通过听哥哥读书，已经能够背出哥哥的一

年级课本中那儿课比较简短的课文，并且会照葫芦画瓢似地抄写几个数字。

尽管如此，婆婆还经常感叹一番：“小灵子，你在我家长大学不到什么东西。你妈跟你这么大的时候，读书、写字、画画，都学会了。再说，我们家又没有多少东西给你吃。眼看就要过年了，今年这个年可真不好过呵！”

“婆婆，为什么不好过？”

她把我抱到怀里，紧紧地搂着我说：“不要问了！嗨！我早就应该捎信去让你爸爸妈妈接你回北京，那里有的是吃的、穿的，你还能上学，可我又实在舍不得我的小灵子……”

我想，什么爸爸、妈妈、吃的、穿的！这一切算得了什么？我的爸爸妈妈长得什么模样，我都不知道呢。在我这小小的心窝里，只有我的婆婆。因此，我大声说：“我不去北京！”

婆婆没有作声，可是我感到围抱着我的那双衰老而仍有力的手臂，霎时把我搂抱得更紧了。

三、我的婆婆

一九五九年，寒冬降临大地。

五岁的我，开始真正懂得了什么叫“饿”，什么叫“冷”。我穿上了小哥哥去年穿的旧棉衣，他现在穿着大哥哥穿小了的棉袄。大哥哥呢？婆婆用她冬天穿在棉袄里面的棉背心给他改了一件棉衣，而她老人家自己现在只穿着她那件薄棉袄——这，就是我的婆婆。

这年冬季，我们的公社组织了全社的劳力每天到河边去“大会战”，也就是修水库，不记工分而管三顿饭，一稀两干，

不管菜。大伯和伯娘鸡叫便起床去上工，日落而归，把分配给他们的晚饭带回家，开始是每人半斤，后来减为四两。婆婆把饭加热，他们俩总是连饭带粥吃个半饱，便立刻上床睡觉，尽量多剩一些给家中老小吃。我们在家的人白天喝粥，晚上，好不容易盼来这顿糙米饭，但饭少儿多，结果我们三个孩子便抢着吃。我怎么抢得过两个哥哥？于是，婆婆每次都先把我的小碗盛满，其余的给哥哥平分，她老人家仍喝稀粥——这，就是我的婆婆。

同志，你曾吃过糙米饭吗？饱人吃它，看见的尽是糠秕和稗子，闻到的是一股稻糠味儿，吃到嘴里实在难咽下。饥人吃它，看到的却是大粒米饭，啊！那股子香味，绝非山珍海味可比拟！

我记得再过了一段，我们晚上开始吃冷饭了，因为用来生火做饭的落地松叶、糠皮、稻草等燃料快用完，剩下的必须首先用来煮粥。

一个寒风凛冽的黄昏，大伯和伯娘刚回来，我们全家正在吃热粥泡冷饭、就咸菜，大门突然被撞开，一阵刺骨冷风穿入堂屋。有两个叔叔冲了进来报告大伯：村里人实在没有烧的，今天晚上，许多人都到松树林去砍树啦！

大伯把筷子一扔，就往外跑，伯娘和婆婆也立刻跟了去，边走边吩咐我们孩子们不要出家门。两个哥哥哪里听得进去？大人前脚走，他们后脚跟上。我一人蹲在家里特别害怕，只好拚命向松树林跑去。

“婆婆！……我要婆婆！……”

松树林在村边的小山坡上，一棵棵尚未成材的矮树，稀稀疏疏地布满了这山腰和山脚。夜，正在逼近。在这人影憧

懂的小树林里，喧闹沸腾，夹杂着砍树声和大伯的粗犷吼声。

“大家听我说！”从山坡的高处忽然迸发出婆婆那年老沙哑的声音。

大伯闻声立刻停止了呼吼，林中喧哗声也随之消失，每个人的视线都转向那晚空背景上出现的苍老瘦小的轮廓，我的婆婆。她说：

“解放前是日本鬼子烧掉了我们的大松林；解放了，我们好不容易又种了这片松树，今天谁还要砍，就先来砍我这把老骨头去当柴烧吧！来砍呀！”她边说边在那呼啸的北风中解开她的棉袄，掀开了大襟，露出一件单短褂……

乡亲们一拥而上，将她止住，伯娘给她扣上了棉袄。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姜家娘，有话慢慢说嘛！”“我们家实在没有烧的！”“姜家姐，我们这是万不得已呀！”……

大伯也来到婆婆跟前，就在这时刻，婆婆突然指着鼻子大骂自己的儿子：

“你这个败家子！去年要不是全村人反对，这松林早就让你砍光去炼钢了！这些松树，哪一棵不是全村人的血汗钱换来的？亏你砍得下手！我们这一代吃尽了缺柴烧的苦头，你还要让我们的子孙吃同样的苦？！”

其实，去年是社里要各大队伐林“大办钢铁”的，当时大伯带头坚决反对，结果全社只有我们村保住了这小松林。近年来，我们万家村是全县有名的“落后队”，开春和秋后报的产量总是最低的。去年奉命办公共食堂，没过几天就办不下去了，大家从来不敢放开肚皮吃饭。大伯一见公社干部就哭穷，社里又不便撤换他，因为没有人愿意顶替。

今天晚上，大伯心里很明白，婆婆骂他是骂给砍树的人

听的，所以他低下头来一声不吭。接着，婆婆命令大伯立刻组织劳力到荒山去打柴，运回来分给各户。

“我们不去挖水库，吃什么呀？”大家不约而同地问。

这时大伯向大家宣布：队里今年又不得不瞒产了，原来想等到青黄不接时再分，现在看来只好提前分一部分。顿时一片欢呼声。

“大家记住，”婆婆连忙说，“要是哪一天上面查出来了，你们就说这都是我这老婆子的主意。队长是我的儿子，是我叫他这么干的。要抓人，就抓我！谁叫他们上面要瞎报产量，‘放卫星’？他们上报越多，我们也就瞒产越多——不能把大人小孩子一个个活活地饿死啊！”

这，就是我的婆婆。

四、夜 探

自解放以来，每逢灾年或青黄不接的季节，上面多少总要发下一些救济粮或补助粮，可是，今春却和往常不一样，一点救济粮也发不下来。

婆婆已经卧床不起好几天了，说是犯了什么“头晕病”，可是伯娘说婆婆犯的是“饿病”。我们端稀饭到她床前，她最多喝几口，就说她“不饿”，一定要让给我们孩子喝。伯娘叫大伯去社里想想办法，大伯说公社粮仓里，除了种子外，一粒谷子也没有了。

隔壁的老公公前几天刚去世——我们不能让婆婆也饿死！婆婆不能死！可是，又怎么办呢？……那天晚上，我把两个哥哥叫到屋外，问他们：“咱们去社里偷点粮食给婆婆吃，

好吗？”

“社里只剩下种子了，”大哥哥说，“我们要是偷社里的，抓住了就是‘反革命’。”

“不！我们不是偷给自己吃，就不算‘反革命’。”我记得他们的课文里有这么一句，就背给他们听：“我们是为了天下受苦受难的人民。”

“对了！”小哥哥记起来了，“我们是为别人，就不算‘反革命’，这叫‘闹革命’。”

“行！我们偷来了自己不吃。”大哥哥同意了。

但是我的肚子早就饿得发慌，便问道：“我们只吃一点点，好不好？”

“是啊！”小哥哥连忙接着说，“我们也是天下受苦受难的人呀！”

“不行！”大哥哥到底是大哥哥，“我们三人吃了就是‘反革命’，一点也不吃才算‘闹革命’。你们跟我来！”

我们从远处就看见公社办公室有灯。

“咱们是不是等人走了再去偷？”主意虽然是我出的，但是我已经开始害怕了。

“不行，”大哥哥说，“他们有人住在这里。瞧！粮仓就在办公室隔壁。不要说话了！”

我紧跟在他们两人后面。我的心在扑通扑通地跳，于是我默默地对自己说：小灵子！你不要怕！不要怕！这都是为了救婆婆呀！

在月光下，我们看见粮仓的大门牢牢地锁着，上面还贴了两个大封条。去年我们公社放的电影里，人家游击队偷敌人的东西怎么那样容易？他们一个个都飞檐走壁，神出鬼没，

爬屋顶，钻炉灶，跳窗户。咱们也得想个办法进这粮仓，一定要想个办法……

“你们为什么不爬窗户？”我低声问。

这粮仓其实没有窗户，我指的是墙的高处那几个小通风洞。大哥哥让小哥哥爬到他的肩上，想从洞口钻进去，但是洞口太小，小哥哥怎么钻也钻不进去。

“你这废物！”大哥哥忍不住用大伯经常骂他的话来低声骂他的弟弟。“小灵子！你来试试！”

我一直和两个哥哥一起长大，爬树、爬竹竿，都不在话下。大哥哥先蹲下，小哥哥扶我站在大哥哥的肩上，大哥哥再慢慢站起来——我想，我们这可像演电影呢！现在我反而不心忤了，双手扒住那个通气洞口，使劲向洞里钻。我到底比小哥哥还要瘦小，大哥哥用力将我向里推，结果我真钻进去了！这粮仓的墙壁不厚，我的上半身已经进洞，下半身仍在洞外。我发现仓库里一片漆黑，吓了我一跳，便失声喊道：“我看不见！”

“你们在做什么呀？”我听见墙外一个妇女的声音，霎时感到大哥哥抓住我两只脚的手撒开了，紧接着是两个哥哥逃跑的脚步声。

我现在是进退两难，正在挣扎；有人抓住我的双腿，把我向后一拉，然后将我抱了下来。在月光下，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个头带干部帽，身穿制服的女干部。我做贼心虚，拔腿就想溜，可是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问道：

“小崽子！你知道去万家村怎么走吗？”

她说的是带北方口音的江西话，手里提了一个大包，背上还有一个包，看来她不是公社干部，我也就放心了。我对她说：“跟我来吧！”

她牢牢地牵着我的手，可能是担心我也跑掉，那就没有人给她带路了。我们俩边走边聊天，她问：“你们几个小崽子为什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玩？”

“……我们不是来玩的。”

“那你们来做什么？”

“我们……我们有事。”

“什么事？”

“……有要紧的事。”

“能告诉我吗？”

“我们是……我们是来公社取粮食的。”

“这么晚了，为什么大人不来，让你们来取？”

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地追问？真烦人！怪不得我多提几个问题时，大人也不耐烦！我只好回答：“我们家大人饿得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她向我打听大伯，我告诉她我就是大伯家的人。这时我感觉到她的手忽然把我的小手握得更紧了，她立刻停步问道：“你们全家大小都好吗？”

“不好。婆婆都快要饿死了！”我想，她既然认识大伯，我就对她直说吧！“我们刚才想偷点粮食救婆婆的命，我们不是想自己吃，这就不能算是‘反革命’，对不对？”

“你们家那个小妹子怎么样了？”她紧张地接着问。

“小妹子？我们没有小妹子。”

她突然蹲下，两手抓住我的双臂，嗓子都哑了：“怎么没有小妹子啦？小灵子到哪儿去了？”

“在这儿——我就是小灵子。”

在那冷寂的月光下，这个陌生人顿时把我紧紧地抱在她

怀里，泣不成声。

五、学到什么？

“你们娘儿俩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啊！”婆婆吃了妈妈带来的点心后，第二天坐了起来，但她身体仍然虚弱，妈妈不让她下床，她就坐在她那红被面的被窝里，有说有笑地低声议论开了。

妈妈坐在床边上，我坐在她怀里；她对婆婆说：“妈妈！您说世上的事多巧！二十多年前我初次见到自己的亲爸爸，也是和他走了好长一段路还不知道他是谁呢！这回是家史重演。”

我听了这话立刻问：“妈妈！您怎么也会不认识您爸爸呢？”

“我也是从小就没有跟我的爸爸妈妈长大。小凌，你应该叫他们作‘外公、外婆’。”

我心想，我有我的婆婆，现在又多了个“外婆”，还有个“外公”——真热闹！

“灵子！”婆婆问妈妈，“小灵子的外公回来了吗？”

“爸爸现在还在美国，回不来了。”

“外公为什么回不来？”我又问妈妈。

“……一句话说不清楚，你大了就会知道。”

看来我这个妈妈很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可是我忍不住又问：“妈妈！我见到了爸爸，会认识他吗？”

我又一次感觉到，抱着我的那双手臂，忽然把我紧紧地搂住。妈妈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你也不会认识你爸爸的。”